

图有所得

历史走神处 思想已入神

——读《走神》

刘启民



写小说的王跃文，一直给人以深沉、深情的印象，无论是过去的《国画》《大清相国》，还是新近的《家山》，无论是写淑满绵绵的乡土、宦海浮沉的幽深心境，还是浩大的大清历史，想象之中的那个作者，虽不至于苦吟，大约写作时也要正襟危坐，文思要浩渺深远，写到动情处，未免捶胸、掉泪。《走神》（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则不然。

在这部最新的历史散文集中，王跃文像是换了个人，笔触要轻巧很多，短幅的篇章，兴之所至，把阅读、写作时冒出的念头，铺展开来。幽默和讽刺的机锋于是闪现，调皮的文笔，灵气飞逸，显现出蓬蓬勃勃的思辨之趣。常年建构历史大叙事的作者，未免也会累，大约也会腾挪下座椅，松一松袖子，走到窗边，听听鸟鸣。《走神》里的篇章，似就是王跃文从工作台走到窗边时的所想所念。

真正读进去，作者的“走神”之笔，倒让人联想起鲁迅的风神。鲁迅是个出了名爱读古书的，总是带着一双现代的眼睛去刺破古人，《故事新编》自不待言，最有名的，是借着“狂人”之口，在古书的字里行间看见“吃人”。《走神》里的王跃文，有点在做类似的事。这些积攒起来的篇章，是作者遍览史书、杂书等各种历史材料时的幻想。《圣谕十六条》《清史稿》一类的“正书”，《清稗类钞》《古今谭概》一类的“杂书”，也包括《红楼梦》《圣经》等经典，和各式各样的历史材料，在作者这里参差互照起来。而作者着眼处，则是一些妙趣的意象、好玩的故事，如袁世凯的稻草龙椅、西方的权杖和东方的华表，又或者是古代官人的脾气、皇帝们的性情等等。浩繁的历史，在作者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摩挲与审视下，褪去板正威严之状，变得精巧有趣，可观可触，政治生活里的古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民众百姓，也就不过和今人一样，是一些混杂着七情六欲和人性弱点的普通人。

在《走神》中，作者多次自谦“资质不及、不求甚解”，做不了学问，只是遍览杂书，“有所会意”即可。不知作者是否有讽刺在里面？其实，今日遍地的文科博士，多是要去做学问的，却对真的人性和人生，少有体会。王跃文曾在官场中滚打，对政治世界之中的人性，理解必然更深一层。他在读古代的“正书”时，也懂得得站在语言建构的表象之外，站在“正书”与众多的“杂书”之间的那个位置，去做判断和思考。

王跃文的“走神”，不停留于对古代世界的讽刺上，也不局限于对文化“碎片”的观察。全书的第三辑，脱离了“书”的桎梏，在文化神游和玄想上走得更远。里面收录了一些探讨历史议题、文化议题的文章，具有历史哲思的意味。这些文章写得更为自由、舒畅，酣畅淋漓，从女嫔到《圣经》，从《论语》到尼采，从东坡到伏尔泰，从“我”的儿时经历到人类文明史，作者的神思游走于中外古今之间，倒像是一册作家自己的哲思录。在那些自由畅快的文字中，流露出的，正是王跃文的天真烂漫之气。

《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篇中，不仅题目是个问句，而且通篇都是问句。“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笔者数了一下，整篇文章为了解决对肉身与心灵辨证的思索，作者顺着自己的思路，几乎把中外思想史上涉及这一议题的人物都串了一遍，在这过程中统共问了四十五个问句。还真的就是“追问”！看来作家实在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率真得如孩童般可爱。

又比如作者探索的议题。关于怎样才能做个君子、真正的才子和儒人的世间际遇、人们如何面对死亡、乱世的英雄等等。这些议题并非由书本而来，而是发乎生命，带着作家的体温，探索的路径，也完全出自作家的兴致。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王跃文在追问之中的真情袒露。谈及儒士在世间受冷落，会联想到身边之人，讲到人为求自保“落井下石”，也会回忆种种。面对乱世的英雄和文化中的英雄崇拜，更是不吝于袒露内心的厌恶。真诚的嬉笑怒骂，显出率直的心性。



编者按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权力之路艰辛曲折、残酷血腥，到底是怎样的社会背景、主观条件和历史机遇造就了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为路上权力宝座，武则天施展了哪些权谋与驭臣之术？武周时代又为后世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

近日，岳麓书社出版了隋唐史知名学者胡载所著《女主临朝：武则天的权力之路》，书中国绕武则天的成长和权力之路，抽丝剥茧，细致考辨，还原一处处被后世夸大、歪曲的历史，拨开武周时代的层层历史疑云，生动讲述一代女皇孤绝非凡的传奇人生。

武则天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名字。一千三百余年来，人们对她是非曲直的争论喋喋不休，褒美和贬骂的用语，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另一个人物能使历史学家们有如此相悖的评价。矗立在乾陵唐高宗述圣记碑旁的那块武则天的无字碑，好像就是有意要挑逗起这场争论而一字不镌。这真好极了！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显然比杜撰一个结论去让人记诵，会更有价值。

经验表明，对任何一个经历复杂的重要历史人物，要在“盖棺”时作“定论”是办不到的，更何况是这么一位中国正统王朝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

历史上，不知自渺茫幽冥的远古时代哪一天起，华夏的大地和天穹上结结实实镌刻下了“男尊女卑”四个大字，青史也就再容不得一个有成就的女皇帝堂皇公平地留驻。虽然她曾空前绝后地在孔孟之道已经流传千年的文明古国里脱颖而出，但历史的迷雾和那段本来就充满了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历史，使我们今天已难明其真面目。要澄清被恣意夸大和渲染过的史实，洗去泼在她身上的污水，恐怕要比清除敦煌壁画上的千年烟尘污渍更难。同时，作为一个曾在后宫争宠的昭仪和占据皇位可以滥施淫威的女帝，武则天的性格也有独裁君主残忍暴虐的一面。要鉴别诠释这类充斥于史书小说的材料，给她以切实的揭露批判，全面评价其政治，亦绝非易事。

史学家们正确地认定了自己的首要任务：逐个找出被篡改的史实，一一加以纠正，将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言而喻，哪怕只是澄清一个很具体很细小的问题，也要花费极大的工夫。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无疑，历史知识的这种真实性或许是一种理想”，但“至少，历史总该是为接近于真实而作出的最严肃、最有步骤的努力的结果”。

笔者并不敢有把武则天生平许多事情说对和说清楚的奢想。武则天的历史魅力就在于她已是一个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被完全看透的历史人物。人们常常习惯在持褒、持贬或有褒有贬的史



武则天（清人绘）

我写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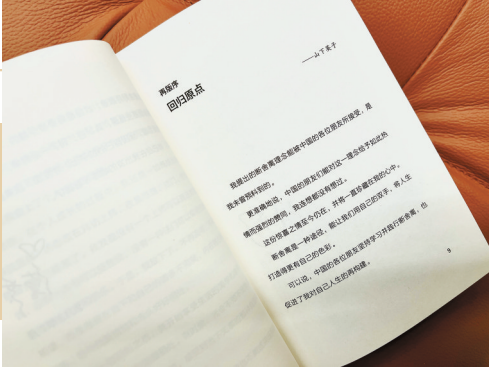
断舍离是一种 “无须收拾的收拾法”

山下英子

首先，我们来阐述一下断舍离的定义。只要了解了断舍离的机制，自然而然就能提起干劲，所以，了解什么是断舍离至关重要。在断舍离中，“收拾”占据着压倒性的重要地位，我们对它进行了明确定义。收拾，一项筛选出必要物品的工作。筛选时，我们要考虑“自己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把时间轴放在‘当下’”。换言之，就是探究物品与自己，现在是否处于一段有活力的关系之中，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和选择。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大吃一惊？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在漫无目的地“收拾”。在关系轴和时间轴发生了偏离的情况下，即使动手收拾，也无法区分“有用的物品”和“没用的物品”。有些物品，因为是别人送的礼物，所以就算不喜欢也舍不得扔掉；有些物品，觉得“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于是便收了起来，但一直没有找到它的出场机会；有些物品，自己明明知道它与垃圾无异，却仍旧放置在一旁不处理掉……可以说，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是因为关系轴偏离到了“物品”和“他人”上，时间轴偏离到了“无法预知的未来”与“一去不返的过去”上。其实，笼统地说，断舍离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基于关系轴和时间轴去收拾。体现在行动上，简言之就是“舍”。把物品装入垃圾袋后塞进储藏室，不叫收拾，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物品的状态，给它们挪了个地方而已，那叫移动。

断舍离，关键是要把物品请出家门。将“舍”贯彻到底，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就是，空间里只留下了当下的自己所需要的、用着合适的、富有生气的物品。时间是“当下”的不断延续，因此，在“当下”富有生气的物品也在不断更新。也就是说，物品要不断更新换代，也是需要新陈代谢。而且，只要认真地去去做收拾的工作，在添置物品时，自然而然就会好好思量一番。



待充分了解到自己在生活中究竟被多少多余的物品包围之后，自然就会只想添置自己真正喜欢、真正需要的物品。

这便是“断”的状态。断舍离，可以定义为在进行“断”和“舍”的过程中，脱离对物品的执念，达到轻盈自在的状态（离）。

为什么说断舍离是“无须收拾的收拾法”？

做到了断舍离，就意味着没必要“收拾屋子”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不再胡乱堆积物品，只留下必要的物品，并且还会经常循环更替。并且，“收拾”这个词原本就带有一些强制性的义务感，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恐怕我们是“不想收拾”的。断舍离则会帮我们摆脱这种感觉，不会让我们觉得很“讨厌”，很“烦人”。当房间里只有我们真正需要的物品时，我们会感到神清气爽，舒适惬意，轻松愉悦。“断舍离”不过是在维持这种状态而已，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去做。体会到这一点的朋友，便不会再用“收拾”这个词了，而是全部用“断舍离”取而代之。

不知不觉，觉得“烦人”“不得不做”的想法全部消失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所以也可以说，断舍离是一种“无须收拾的收拾法”。

（《断舍离：经典版》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2024年5月出版 本文为内文，有删减。）

图香闻情

作为迷恋于骑摩托车旅行的诗人，刘年的诗歌粗粝、野性、不受羁绊，内里有其独特的敏感和体察，这得益于诗人丰富的生活阅历。他骑着摩托车在大兴安岭、巴达吉林沙漠、滇藏线、川藏线等高原沙漠地区的旅行历程带给了他诗的原始、奔放与信仰；与此同时，他对寻常生活的细致体悟又带给了他诗的朴素、温情与感动。阅读刘年的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世间所有的秘密》和散文集《不要怕》，可以感受到刘年诗歌特有的品质。

诗歌与自然的 共生关系

刘年的诗歌是从自然中生发出来的，他在《葱岭歌》中写道：“我有棕熊的胆小，需要人迹罕至的风雪/我有无处安放的虚无，需要雄鹰看管的荒原/我有一颗失败者的头颅，需要像慕士塔格雪峰一样/接受群星的照耀”，他将个人微小的生命融进了广阔的大自然中，使生命本身充斥着壮阔的诗意，从这可以看出刘年诗歌与大自然的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给刘年的诗歌带来了沧桑感和生命力。沧桑感体现在广袤自然与个体生命的无形对比中，如《北方》写道“几百万亩的星空，不掺杂一粒灯火”的辽阔与寂寞，《悲歌》写道“佝偻在土地上的人，天边的北斗七星，是永远拉不直的问号”的悲凉与无奈。生命力体现在刘年诗作对众多自然风物的细致描写中，就像《石头赋》里写的“默默地与世界对峙”的力量，《滇西》写的，像“金沙江一样二十七所水电站都锁不住”的力量，在与自然的对峙关系中，刘年的诗歌呈现出了生命的张力与爆发力。

对人间世事的有情

在描绘自然时，刘年展现出了奔放不羁的一面，当他将笔触放到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们的时候，便流露出了星星点点的写意与温情。如《黄河颂》里背着星星回帐篷的藏女，《银河颂》里作者想到要将星辰赠予对自己好的人。

对人世间的这份情谊还体现在刘年对弱者的同情上，《英雄》里每天推着儿子去医院的五十七岁的秦大娘，《王永泉》里每周两次带妻子去城里做透析的王永泉，《肖尔布拉克的寂静》里把碱草编成辫子喂绵羊的阿吉……对这些底层人物的描写尤其体现出他的有情，他的诗作中饱含着一种同情的心理，彰显了难能可贵的良心和情怀。

刘年看待人世的目光不是俯视的，而是平视的，这可能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早年的打工经历让他尝遍了生活的艰苦，他像看待自己的朋友一样看待每一个身边的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悲悯的情怀去面对这个充满挫折和受难的世界，这给他的诗歌带来一层特别的人性的色彩。

对生命的极致探索

刘年在其作品和访谈中曾多次谈到自己的摩托车旅程，有不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在《出塞歌》中曾简要叙述了他的一次旅行：“一个人，一辆摩托，行程九千七百零九公里/历时三十二天，遇雨十八天，沙尘暴三次，冰雹一次/瘦了九斤，摔车四次，流泪三次”，足见想见其中的艰辛与困苦。

正是这些对于生命的探索之旅，造就了刘年诗歌中的豁达与充实。因为被死神追随过，所以死亡被看作是一场盛大的终局，而在此之前，人要痛快、恣意地活着。

《青海辞》中，他写道“晚上九点了，我还舍不得投宿，青海的夕阳还舍不得落下”，作者已将生命骑进了自然的广阔中，而把生命活成了他向往的广博、辽阔的样子，他的诗歌像他的摩托旅行一样，有着“生命只有一次”的决绝与痛快。而在另一方面，对生命的极致探索治好了在现世的“焦虑症”，刘年的诗歌因而可以变得从容和恬淡，就像《离别辞》中所展示出的精神状态：“我不带琴来，雨水那么多；我不带伞来，落叶那么大”，因为体会过生命的极致绚烂和惊险，所以可以在生活中选择两袖清风的什么都“不带”。

值得留心的是，不管是在刘年的诗歌里还是非虚构作品中，他所经历的种种惊心动魄和平静旷达都是以口语化的方式书写出来的，没有过多的渲染和堆砌，也没有过多的雕琢，这使得刘年的诗歌朴实、平易却不乏生命的精彩和厚重，也因此更具隽永的味道和持久的魅力。

悦读

